



木槿花开

□ 姜海霞

木槿花开在夏天。清晨起来，看小区里的木槿花，紫一朵，白一朵，粉一朵，在角落里静静地开着，岁月流芳，日子静美，酷热的夏天，似乎也有了几分清凉。

经过单位的花园，途经木槿树，仰望那些花，每一朵都是那么娇艳，花瓣的纤薄，重瓣的丰满，滋润的花粉仿佛香雪，一些细小的昆虫在蕊和瓣之间忙碌地穿梭，恍然之间，意识到自己参加工作已经15年了，木槿花年年盛开，依然清雅，而自己早已是人妻人母，忙忙碌碌早出晚归满身尘土飞扬。花依旧，容颜失，让人忍不住感叹青春的短暂，世事的变迁。

旧日乡间，木槿花是可以吃的。清早摘来，去蒂，掰开，洗净，稀稠糊里蘸一下，油炸。炸出来颜色依稀尚存，形状还能保持花的样子。或者多加面粉，上屉蒸熟。也有做汤的，木槿花豆腐汤，清香滑嫩，在老家曾经是一道家常食物。

中学的校园里有一株极高的木槿，树形疏朗，花朵是重瓣的重粉红，朵朵都有拳头大，开得又多，有时候一开上百朵。在凋谢的校园里，这株木槿是一道让人惊艳的风景。记得一个暑假，我和同学到校园赏花，看到一位女老师在树下画画。画的是水粉，颜色处理得半透明，大朵的木槿花似乎浮在雾里，花瓣上有一层牛奶般的色泽。那一天，我们跟老师学了画，还留在她家吃了一餐，餐桌上就有那道木槿花豆腐汤。

如今，木槿花还在开，看画的师生早已星散，各无消息。只在花开的季节才会想起，那一树繁花，和盛夏流年。

喜欢《诗经》的一篇：“有女同行，颜如舜英。将翱将翔，佩玉将将。彼美孟姜，德音不忘。”这个“舜英”，就是木槿花。

盛夏的冰棍

□ 艾科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每逢盛夏时节，乡民们就会借助各种自然条件消暑纳凉。那时物质匮乏，在酷热难耐的盛夏，避暑纳凉成为乡村头等大事。除却井水泼地、赤膊降温、树下乘凉、下河游泳之外，对乡村孩子而言，炎炎酷暑能够吃上一根透心拔凉的冰棍，是无比幸福之事。而那些骑车下乡售卖冰棍的翩翩少年，亦是乡村背景下的一道亮丽风景线。

那时的普通冰棍5分钱一根，最贵的奶油雪糕2角5分钱一个。奶油雪糕并不畅销，乡下孩子在炎炎酷暑能够吃上一根普通冰棍已是莫大的满足，然而有时就连买一根冰棍的钱，也要在长辈跟前软磨硬泡良久才能讨到。

为了顺利向父亲讨要5分钱，我会顶着毒辣的太阳下地收麦、割草喂牛、帮助母亲铡草、喂猪……当父母对我的表现完全满意之后，才会在我的苦苦哀求之下给我5分钱。每次拿到钱后，我都会站在堂屋门前的洋槐树下，等着卖冰棍的少年款款到来。

少年卖冰棍时从不肆力吆喝，他将双层木板做成乒乓球拍状并作为招揽生意的工具。“球拍”底端使用铁钻钻个小孔，再用细绳串起一颗螺帽，最后把细绳一端穿入“球拍”孔内并与另一端绳头拴住，这样工具就制作完成了，而盛装冰棍的器具只是一个正方体的木箱子而已。少年一手骑车一手摇着类似于拨浪鼓的“球拍”走街串巷，螺帽与木板相互撞击之声虽然不大，却极具穿透力和诱惑力。村里的男女老幼听到那种像戏台上圆鼓一样的声音时，就知道卖冰棍的来了。

少年骑车如风而过。为了买到心心念念的冰棍，很多孩子都会紧跟冰棍少年的单车跑出一段很远路程，且在尘土飞扬的村路上边跑边喊：“卖冰棍的等一下，俺买冰棍！”稚嫩的音色中充盈着无尽的欢悦与期待。而那些“囊中羞涩”抑或从未从父母那里讨到钱的孩子，只能艳羡地看着别人大快朵颐。即便如此，也无法消除和伙伴们一起追喊冰棍少年的快乐。

我跟着那群孩子兴高采烈地跑到卖冰棍的少年跟前，气喘吁吁地递上被擦出汗的5分硬币，少年熟练地拆开绑在自行车后座上的木头箱子，再揭开箱子里头用于恒温的棉被，顿时一股清凉迎面扑来。少年递给我一根顶端嵌有绿豆的冰棍说：“这样的冰棍本来1角钱一根的，今天就剩最后一个，有点儿化了，就5分钱卖给你了。”我小心翼翼地揭开冰棍外层的包装纸，欣喜地伸出舌头，用舌尖轻触了一下嵌于冰棍顶端的绿豆，一抹清凉的甜蜜瞬间盈满口腔。我从未吃过这种“高级”冰棍，于是赶紧跑回家，与母亲一同分享这难得的世间美味。

乡村消暑纳凉的方式颇多，吃冰棍只是其中较为“奢侈”的方式之一，然而唯独这种方式令人神往。

如今多年过去，冰棍早已成为生活的日常，空调也已成为消暑的必备。虽然乡下的盛夏依旧酷热难耐，但是声声蝉鸣里，记忆中的冰棍，依旧那么凉，那么甜，那么让人心生欢悦。



□ 潘玉毅

蝉声

阳光一步一步，走到晌午，夏天的热意就更浓了。暑气蒸腾，最是难熬。此时，闲翻书卷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翻书的时候，窗外的蝉声似被书卷气吸引，又被被光和热所驱赶，穿墙入户，落于纸上，顺着手指的翻动，纸上蝉声，遍布耳畔之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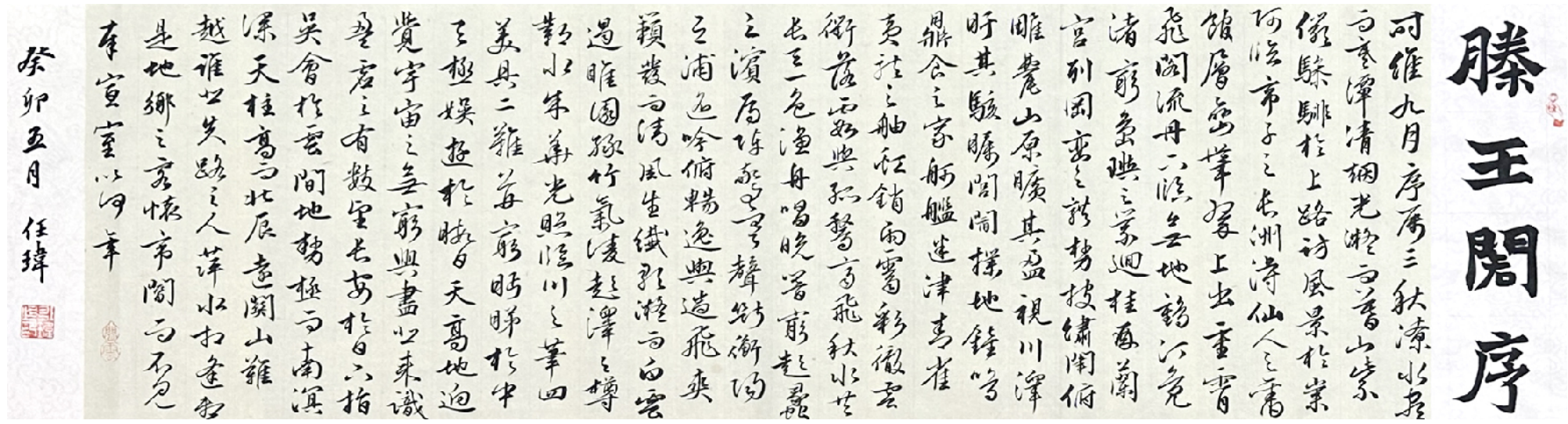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夜幕降临时分，忙碌了一天的人们用过晚餐，纷纷移步到屋前屋后的空地里，这些空地江南人家农忙时节用来晒稻谷，故称之为“稻地”，书面上的称谓则是“庭院”。夜风习习，人在庭中纳凉，可见星斗漫天，明月皎皎，柔光照着菜地里爬行的萤火虫，也照着树上匍匐的鸣蝉，颇显诗意。

蝉在树上，在草木间，它的声音则能抵达任何一个有人迹或无人迹的地方。声音落在水面，浮在空气里，隐身于远处的稻穗间，烦闹，悠远。

细细回味的话，蝉声的到来是有一个过程的，它先到人的耳边，再不知不觉地潜入人的脑海里，旋即我们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有它们的气息了。

蝉者，禅也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蝉是一个了不起的修道者。蝉的生命极短，而它参透了生死之后，也就看淡了得失，别人的目光和评论显得不再重要，好听或难听，余生有限，只顾高歌。人的一生也很短，余生若若无悔，当下亦当尽心畅意，此之为人生的禅意。

记忆里，入夏以后，这蝉声似乎就一直存在于我们的身边。每天早上睁开眼晴后，洗漱、吃饭、去上班。上班路上只要有树，多半就有蝉声。此时的蝉声和晨光一样，醒目却不刺眼，聒噪却不惹人讨厌。蝉声起伏伏，如人的思绪连绵，无时不响，无处



《滕王阁序》 任玮书

稻垛上的星空

□ 费城

我终于回到了故乡，回到童年时代的故乡。

走在静静的夜空下，四周飘荡着稻穗和草叶的馨香，让我烦躁不安的心变得沉静。在熟悉的场院里，我再一次遇见了熟悉的稻垛。啊，那是童年的稻垛，我静静地斜躺在温暖厚实的稻垛上，仿佛又回到了童年。

伸个懒腰，仰头的瞬间，便望见了故乡浩渺的星空。刹那间，我的眼角涌上一滴泪珠，心头划过一丝悸动，犹如星光陨落心间，透出丝丝微凉……

已经不记得有多长时间，没有这样仰望星空了。那么多年，我在城市里奔走，身心仿佛被忙碌填满，早已使我淡忘了故乡的模样，更难得有闲情去尽情仰望头顶的星空。

我多想像儿时一样，像一头疯狂的骡

子，欢快地在稻垛上打滚，捕捉草叶间清亮的虫鸣，细致咀嚼那些洋溢着草香的山野故事。远处的村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，把乡村的夜衬托得如此静谧深邃。我依然像少年时一样，嘴角叼一根干涩的稻草，咀嚼着昔日成长的滋味，内心平静而激动。当我的目光越过深黛色的群山，就在猛然抬头的瞬间，一颗流星划破夜空，像一枚星火，把整个天幕瞬间擦亮了。

故乡的夜空，原来有如此众多耀眼的星辰。原来故乡的星空如此美丽，这样深邃、璀璨。一颗颗星调皮地眨着眼睛，似乎看穿了我多年的奔波，似乎又在安慰我，现世安好、生活无虞，便是人生最富足珍贵的幸福……

是啊，这些年来，我甚至忘却了故乡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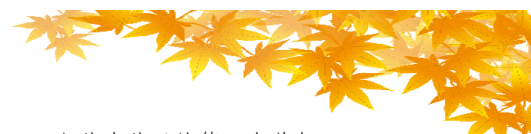
模样，更淡忘了星星的模样，为着前途、理想和事业四处奔忙，早已经淡忘了可以随时抬头仰望天空，注视璀璨星河，欣赏飞逝的流星，回忆儿时耳熟能详的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。

儿时的童趣历历在目——稻垛上的嬉戏，追逐萤火的快乐，还有老祖母边摇蒲扇边娓娓道来的永远讲不完的故事……忽然，一声凄厉的猫头鹰叫惊扰了我的思绪，把我送回到现实。记得小时候特别害怕猫头鹰的叫声，俗话说：不怕猫头鹰叫，就怕猫头鹰笑！乡民们认为，猫头鹰一叫，便预示着村中老人的离世。所以只要听到猫头鹰的叫声，幼时的我就赶紧把头埋进被子，大气也不敢喘。但现在，我却觉得这猫头鹰的叫声婉转动听，似乎在提醒我，更深露重，该回家了。

夜里，我头枕稻垛的芬芳，回想一路行来的坎坷迷茫，将对故乡亲人的念想铺开。此刻，内心无比平静，仿佛怀揣着整个星辰大海，那感觉竟是这样的惬意。一颗颗流星划过瓦楞上的夜空，在天幕中划出一道闪亮的弧线，转眼间又消逝在浩渺的宇宙间。

真美啊，这故乡的夜，这静美的星空，一如我少年时代仰望的星空一样，依旧这般灿烂、辉煌。

恍惚间，我躺在稻垛里做了一个漫长的梦，梦见自己长了一双透明的翅膀，在故乡的星空中追逐着流星，一直畅游到银河深处，一枚闪亮的星，点缀在故乡的星空，照亮那稻垛上仰望星空的孩子，他的目光清澈、明亮，对世界充满了无限遐想。仿佛，似曾相识……



立秋为秋天的第一个节气，立为开始，秋为禾谷像火一样，成熟了。

今年的立秋来得有些早，是早立秋，凉飕飕，又为公秋，公秋爽，没有那种母秋雌老虎热老牛的讨人嫌说法。

但是，现在还是盛夏的光景，秋意尚不明显。按照老人的说法，从立秋这一天算起，还有18天的底火，这是热浪滚滚的18天，过了18天，就会凉爽起来。然而，离秋高气爽还有一段时间。

立秋后有三候，一候凉风至，二候白露生，三候寒蝉鸣。

这几天的早晚，有时感觉到凉爽了，特别是晚上的大雨后，享受了丝丝凉意。

立秋之后就是处暑，这就意味着出暑了。一年一度秋风劲，不似春光，胜似春光。

秋天瓜果熟落，各种蔬菜都呈现饱满的姿态。天空湛蓝，空气清爽。秋韵渐渐浓了。

少年在乡村，对立秋特别好感，因为过不了多久，就要吃月饼了，那是一种满满的纯真和期盼。

而今识尽愁滋味，欲说还休。已经不像少年那样强烈了……

早秋与公秋

□ 蒋斯来

